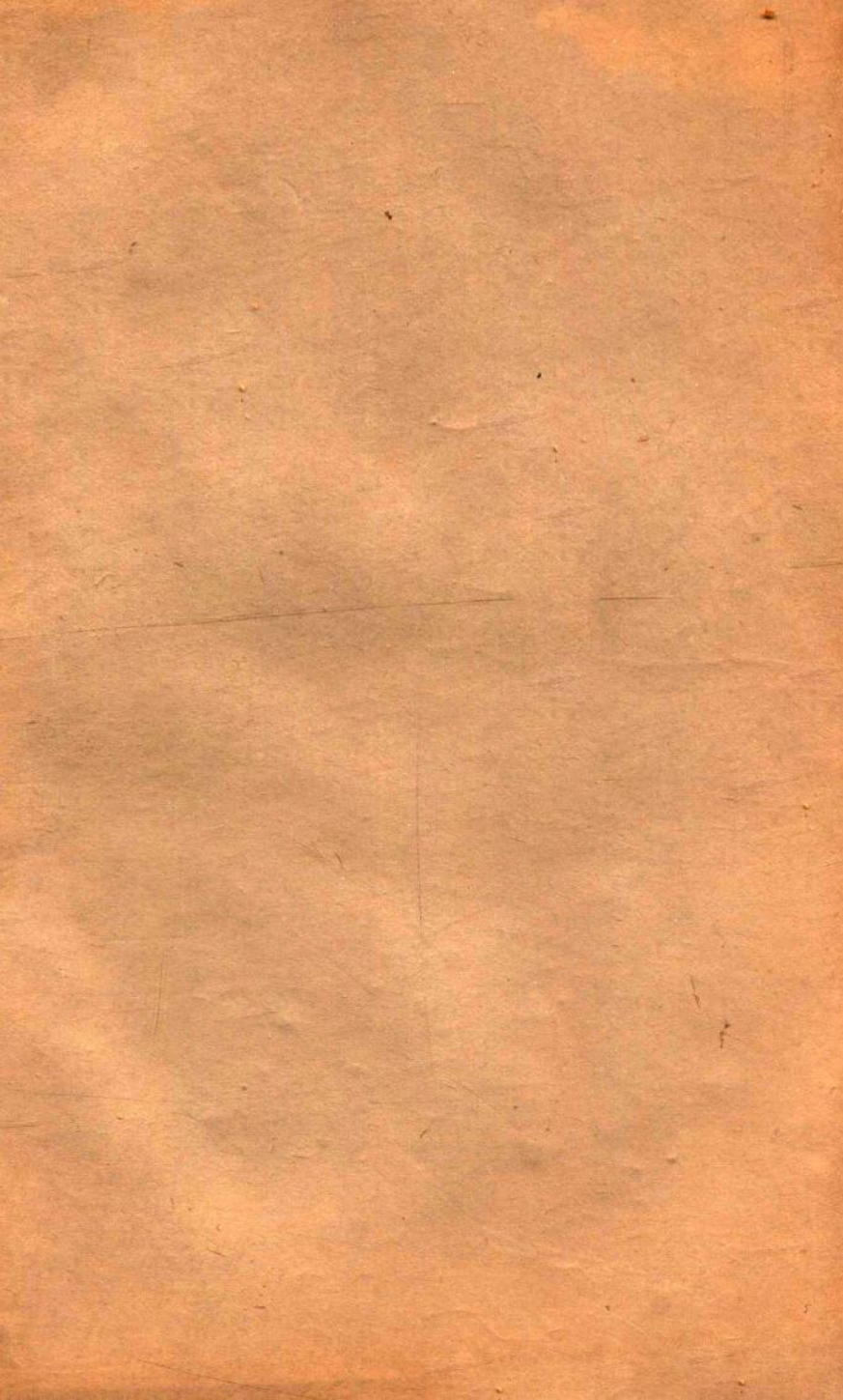




經籍典第一百五十八卷

詩經部藝文二

周南詩次解

宋王安石

王者之治始之於家家之序本於夫婦正夫婦正者在求有德之淑女爲后妃以配君子也故始之以關雎夫淑女所以有德者其在家本於女工之事也故次以葛覃有女工之本而后妃之職盡矣則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求賢審官者非所能專有志而已故次之以卷耳有求賢審官之志以助治其外則於其內治也其能有嫉妒而不逮下乎故次之樛木無嫉妒而逮下則子孫衆多故次之以螽斯子孫衆多由其不妒忌則致國之婦人亦化其上則男女正婚姻時國無鰥民也故次之以桃夭國無鰥民然後好德賢人衆多故次之以菟置好德賢人衆多是以室家和平婦人樂有子則后妃之美具矣故次之以采芣后妃至於國之婦人樂有子者由文王之化行使南國江漢之人無思犯禮此德之廣也故次之以漢廣德之所及者廣則化行乎汝墳之國能使婦人閔其君子而勉之以正故次之以汝墳婦人能勉君子以正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世公子皆能信厚此關雎之應

也故次之以麟之趾焉

詩論

蘇洵

人之嗜欲好之有甚于生而憤憾怨怒有不顧其死於是禮之權又窮禮之法曰好色不可爲也爲人臣爲人子爲人弟不可以有怨于其君父兄也使天下之人皆不好色皆不怨其君父兄夫豈不善使人之情皆泊然而無思和易而優柔以從事於此則天下固亦大治而人之情又不能皆然好色之心毆諸其中是非不平之氣攻諸其外炎炎而生不顧利害趨死而後已噫禮之權止于死天下之事不至乎可以博生者則人不敢觸死以違吾法今也人之好色與人之是非不平之心勃然而發於中以爲可以博生也而先以死自處其身則死生之機固已去矣死生之機去則禮爲無權區區舉無權之禮以強人之所不能則亂益甚而禮益敗今吾告人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彼遂從吾言而忘其中心所自有之情耶將不能也彼既已不能純用吾法將遂大棄而不顧吾法既已大棄而不顧則人之好色與怨其君父兄之心將遂蕩然無所隔限而易內竊妻之變與弑其君父兄之禍必反公行於天下聖人憂焉曰禁人之好色而至於淫禁人之怨其君父兄而至於

叛患生於責人太詳好色之不絕而怨之不禁則彼將反不至於亂故聖人之道嚴於禮而通於詩
禮曰必無好色必無怨而君父兄詩曰好色而無至於淫怨而君父兄而無至於叛嚴以待天下之
賢人通以全天下之中人吾觀國風婉變柔媚而卒守以正好色而不至於淫者也小雅怨傷詬讟
而君臣之情卒不忍去怨而不至於叛者也故天下觀之曰聖人固許我以好色而不尤我之怨吾
君父兄也許我以好色不淫可也不尤我之怨吾君父兄則彼雖以虐遇我我明譏而明怨之使天
下明知之則吾之怨亦得當焉不叛可也夫背聖人之法而自棄於淫叛之地者非斷之不能也斷
之始生於不勝人不自勝其忿然後忍棄其身故詩之教不使人之情至於不勝也夫橋之所以爲
安於舟者以有橋而言也水潦大至橋必解而舟不至於必敗故舟者所以濟橋之所不及也吁禮
之權窮於莫達而有易焉窮於後世之不信而有樂焉窮於彊人而有詩焉吁聖人之慮事也益詳

詩論

蘇軾

自仲尼之亡六經之道遂散而不可解蓋其患在於責其義之太深而求其法之太切夫六經之道
惟其近於人情是以久傳而不廢而世之迂學乃皆曲爲之說雖其義之不至於此者必强牽合以

爲如此故其論委曲而難通也夫聖人之爲經惟其禮與春秋合然後無一言之虛而莫不可考然猶未嘗不近於人情至於書出於一時言語之間而易之文爲卜筮而作故時亦有所不可前定之說此其於法度已不如春秋之嚴矣而況詩者天下之人匹夫匹婦羈臣賤隸悲憂愉佚之所爲作也夫天下之人自傷其貧賤困苦之憂而自述其豐美盛大之樂上及於君臣父子天下興亡治亂之迹而下及於飲食牀第昆蟲草木之類蓋其中無所不具而尙何以繩墨法度區區而求諸其間哉此亦足以見其志之無不通矣夫聖人之於詩以爲其終要入於仁義而不責其一言之無當是以其意可觀而其言可通也今之詩傳曰殷其雷在南山之陽出自北門憂心殷殷揚之水白石鑿鑿終朝采綠不盈一掬瞻彼洛矣維水泱泱若此者皆興也而至於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南有樛木葛藟纒之南有喬木不可休息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嘒嘒草蟲趯趯阜螽若此者又皆興也其意以爲興者有所象乎天下之物以自見其事故凡詩之爲此事而作其言有及於是物者則必強爲是物之說以求合其事蓋其爲學亦已勞矣且彼不知夫詩之體固有比也而皆合之以爲興夫興之爲言猶曰其意云爾意有所觸乎當時時已去而不可知故其類可以意推而不可以言解也殷其

靈在南山之陽此非有所取乎雷也蓋必其當時之所見而有動乎其意故後之人不可以求得其說此其所以爲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比興若夫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是誠有取於其摯而有別是以謂之比而非興也嗟夫天下之人欲觀於詩其必先知夫興之不可與比同而無強爲之說以求合其當時之事則夫詩之意庶乎可以意曉而無勞矣

詩經對策

問小雅周之衰

前人

詩之中唯周最備而周之興廢於詩爲詳蓋其道始於閨門父子之間而施及乎君臣之際以被冒乎天下者存乎二南后稷公劉文武創業之艱難而幽厲失道之漸存乎二雅成王纂承文武之烈而禮樂文章之備存乎頌其愈削而至彝於諸侯者在乎黍離蓋周道之盛衰可以備見於此矣小雅者言王政之小而兼陳乎其盛衰之際者也夫周雖衰文武之業未墜而宣王又從而中興之故雖怨刺並興而未列於國風者以爲猶有王政存焉故曰小雅者兼乎周之盛衰者也昔之言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季札觀周樂歌小雅曰其周之衰乎文中子曰小雅烏乎衰其周之盛乎札之所謂衰者蓋其當時親見周之衰而不觀乎文武成康之盛也文中子之所謂盛者言文武之餘烈歷

數百年而未忘雖其子孫之微而天下猶或宗周也故曰二子者皆得其偏而未備也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當周之衰雖君子不能無怨要在不至於亂而已文中子以爲周之全盛不已過乎故通乎二子之說而小雅之道備矣謹對

既醉備五福論

前人

君子之所以大過人者非以其智能知之彊能行之也以其功興而民勞與之同勞功成而民樂與之同樂如是而已富貴安逸者天下所同好也而君子獨享焉享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富貴安逸者凡以庇覆我也貧賤勞苦者天下所同惡也而小人獨居焉居之而安天下以爲當然者何也天下知其所以貧賤勞苦者凡以生全我也夫然故獨享天下之大利而不憂使天下爲己勞苦而不忤耳聽天下之備聲目視天下之備色而民猶以爲未也相與禱祠而祈祝曰使吾君長有吾國也又相與咏歌而稱頌之被於金石溢於竹帛使其萬世而不忘也嗚呼彼君子者獨何修而得此於民哉豈非始之以至誠中之以不欲速而終之以不懈歟視民如視其身待其至愚者如其至賢者是謂至誠至誠無近效要在於自信而不惑是謂不欲速不欲速則能久久

則功成功成則易懈君子濟之以恭是謂不懈行此三者所以得此於民也三代之盛不能加毫末於此矣既醉者成王之詩也其序曰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而說者以爲是詩也實具五福其詩曰君子萬年壽也介爾景福富也室家之壺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朗令終考終命也凡言此者非美其有是五福也美其全享是福兼有是樂而天下安之以爲當然也夫詩者不可以言語求而得必將深觀其意焉故其譏刺是也不言其所爲之惡而言其爵位之尊車服之美而民疾之以見其不堪也君子偕老副笄六珈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是也其頌美是人也

不言其所爲之善而言其冠佩之華容貌之盛而民安之以見其無愧也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爲兮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是也故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不然民將盼盼焉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樂乎是以孟子言王道不言其他而獨言民之聞其作樂見其田獵而欣欣此可謂知本矣

前題

蘇轍

善夫詩人之爲詩也當成王之時天下已平其君子優柔和易而無所怨怒天下之民各樂其所年

穀時熟父子兄弟相愛而無有暴戾不和之節莫不相與作爲酒醴剝烹牛羊以享以祀以相與宴樂而不厭詩人欲歌其事而以爲未足以見其盛也於是推而上之至於朝廷之間見其君臣相安而宗族相愛至於祭祀宗廟既事而又與其諸父昆弟皆宴於寢旅酬下至於無算爵君臣釋然皆醉爲作既醉之詩以美之而後之傳詩者又深思而極觀之以爲一篇之中而五福備焉然愚觀於詩書至抑與酒誥之篇觀其所以悲傷前世之失及其所以深懲切戒於後者莫不以飲酒無度沉湎荒亂號呶倨肆以敗亂其德爲首故曰百福之所由生百福之所由消耗而不享者莫急於酒周公之戒康叔曰酒之失婦人是用二者合併故五福不降而六極盡至愚請以小民之家而明之今夫養生之人深自覆護雍閉無戰鬪危亡之患而率至於不壽者何耶是酒奪之也力田之人倉廩富矣俄而至於飢寒者何耶是酒困之也服食之人乳藥餌石無風雨暴露之苦而常至於不寧者何耶是酒病之也修身之人帶鉤蹈矩不敢妄行而常至於失德者何耶是酒亂之也四者既具則夫欲考終天命而其道無由也然而曰五福備於既醉者何也愚固言之矣天下之民相與飲酒歡樂於下而君臣乃相與偕醉於上醉而愈恭和而有禮繆戾之氣不作於心心和神安而壽不可勝

計也用才有節御己有度而富不可勝用也壽命長永而又加之以富則非安寧而何既壽而富身且安矣而無所用其心則非好德而何富壽而安且有德以不朽於後也則非考終命而何故世之君子能觀既醉之詩以和平其心而又觀夫抑與酒誥之篇以自戒也則五福可以坐致而六極可以遠却而孔氏之說所以分而別之者又何足爲君子陳於前哉

將仲子

楊時

孟子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文王之所爲不違民而已夫共叔段繼甲治兵國人說而歸之而詩人以刺莊公何也曰叔段以不義得衆其失在莊公之不制其早也君明義以正衆使衆知義則雖有不義者莫之與也雖有僭竊者莫之助也尙何使人說而歸之哉民說而歸之則其取之也固不說矣故莊公雖以仲叔爲可懷而終畏人之多言也夫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文王固嘗行之矣叔段得衆而民說則勿取不亦可乎曰彼其得衆以不義也則民化而爲不義不義則後其君矣勿取則危亡之本也

叔于田

前人

仁且有禮矣而又有武焉固宜國人之所說而歸之也雖使之一天下朝諸侯無不可矣而詩猶以爲不義得衆何也曰先王之迹微而禮義消亡政教不明而國俗傷敗故人之好惡不足以當是非而毀譽不足以公善惡則其所譽而好之者未必誠善也所毀而惡之者未必誠惡也叔段不義而爲衆所說者亦以衰俗好惡毀譽不當其實故也然則所謂仁者豈誠有仁哉所謂禮者豈誠有禮哉所謂武者亦若此而已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而禮者節文斯二者而已莊公之於叔段以仁言之則兄也以義言之則君也彼誠仁且有禮矣則孰肯遺而後之哉以是觀之則俗之所好惡可知矣

狡童

前人

不與我言兮是弗與治天職也不與我食兮是弗與食天祿也爲人臣任君之事然後食君之祿者義也故弗與治天職則其憂至於不能餐弗與食天祿則賢人不得復與國事嘻又甚矣故其憂至於不能息也

跋韓嬰詩外傳

洪邁

藝文志有韓家詩經韓故內傳外傳韓說五書今惟存外傳十卷慶曆中將作監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題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餘字予家有其書百卷第二章載孔子南遊適楚見處子佩璜而浣乃令子貢以微詞三挑之以是說詩漢廣遊女之章其謬戾甚矣他亦無足言

題印山羅氏一經集

周必大

六籍火於秦易繇卜筮傳者不絕詩諷誦人口非專竹帛故二經獨賴以全本朝大儒歐陽公猶致疑於係辭則其專心致志者詩而已蓋嘗因毛鄭箋傳爲之圖譜議者謂公生平溫柔忠厚茲有助焉今江西通經之士固多而詩學猶盛於廬陵印山羅氏又其淵藪三歲舉於鄉殆無虛榜六十年間父子兄弟登科第者七人如川之方增也夫經明必行修豈徒解頤拾青紫而已他日采詩之官出觀風俗考得失使溫柔忠厚之教不在乎他邦非大成歟予雖老尙及見之紹熙四年十一月七日

詩辨

王直

聖人垂訓於方來也其見諸言行之間者既周且詳而盡心焉者於六經尤著焉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魯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霸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於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舍六經無以爲也奈何秦焰之烈燔滅殆盡至漢嘗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祕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祕藏者未免於脫略先儒因其舛謬脫略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己見加之其闕者或僞爲以補之或取其已刪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爲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雅言亦未嘗忘之詩之爲用矇瞽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闔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邪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則其溫厚和平之氣皆能發人之善心者可知焉今

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之所刪至如桑中溱洧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邪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加邪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闕門烏使其非禮勿聽邪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饗之鬼神燕之賓客意何在邪是未可知也且聖人有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於言者又何鑿邪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於是耶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恥所以懲創人之逸志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據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其成也皆知畏懼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乎舉善之是尙惡者固自知其非且春秋者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之間也然詩旣爲民間歌謠之什遺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怠惰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尤甚矣夫聖人教人以孝弟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囑之何乃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揆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雖有儀秦之辨吾知其叛

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

詩序論一

章俊卿

詩序之壞詩無異三傳之壞春秋然三傳之壞春秋而春秋存詩序之壞詩而詩亡三傳好爲巧說以壞春秋非不酷也然其三家之學自相彈射後儒又有啖趙之徒能以辨其非故世人頗知三傳之非春秋也是以春秋猶存若乃詩序之作既無學三家者以攻之又無後儒以言之俗學相傳以爲出於子夏妄者又直以爲聖人作也彼求其義者亦只就序中求之學者自兒童時讀詩卽先讀序已入肌骨矣嗚呼詩安得不亡乎春秋之教或不待聖人復生可以行於後詩人之旨雖吾夫子復生不可與世人辨也然則詩序之爲害比之三傳其酷不愈甚乎且如二南之詩謂之周南召南此蓋古人採詩於周之南得之則爲周南採詩於召之南得之則爲召南周召皆周地也地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東南有召城古以周召二公分土而治主東西方諸侯於地得其詩故以爲名二南之義蓋出於此彼序詩者乃以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謬妄之甚也旣以二南繫之二公則遂以其詩皆爲文王之詩見關雎葛覃婦人之詩則

遂以他詩亦皆出之婦人文王一人在周南則以爲王者在召南則以爲諸侯太姒一人在周南則以爲后妃在召南則以爲夫人豈夫子正名之意乎以二南之詩所言后妃夫人多無義理其間大可怪者如小星之詩云夙夜在公肅肅宵征抱衾與裯夫肅肅宵征者遠行不怠也夙夜在公者勤王之事也詩之此語多矣抱衾裯而夜行者皆不憚勞役之意豈非命之不均乎故曰實命不猶此無疑其爲使臣勤勞之詩也今其序乃曰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不知進御於君何用肅肅宵征夙夜在公爲哉又何用抱衾與裯而往乎注云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進御之次序疏云雖君所有裯亦當抱衾裯而往學經不知理乃至於此豈不貽有識者之笑汝墳曰旣見君子不我遐棄殷其雷曰振振君子歸哉歸哉皆其室家思見君子之辭而勉之以正勸之以義吾未見其可也旣曰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免置之武夫皆好德又安得強暴之男侵陵正女而致行露之訟又安得有女懷春而吉士誘之如野有死麕之辭謂文王太姒之化只及婦人不及男子已非也况婦人果皆正潔則亦如漢上之女不可犯安得無感我悅無使虺吠之語序於此爲說不行乃云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恐無禮委曲諱護亦已勞矣予謂不然二南之

詩雖大概美詩而亦有刺詩不惟西周之詩而漢廣之遊女不可求國風無以異也何以辨之據何彼穠矣一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曰王姬歸于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周之詩於時未有平王齊侯乃以平王爲平正之王齊侯爲齊一之侯與書寧王同義此妄也據詩人明指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云東宮之妹邢侯之姨頌魯僖公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以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棠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棠棣矣然汝王姬之車何不肅雍乎是譏之也今其序反曰猶執婦道以成肅雍之德變白爲黑於理安乎觀此一篇之義則二南之詩與夫三百五篇壞於詩序暗昧磨滅禮義殆盡矣夫子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歟今人爲二南而反面牆可不哀哉或曰何彼穠矣之詩若是東周之詩何不列之於王黍離而列之於此乎曰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於召南所得之詩而列於東周此不可也或又曰子辨詩序之非是矣借無詩序後世知詩爲何義且其序行之數百年彼豈無據而云曰聖人刪詩不爲之序非不能爲之也正使學